

1919 年

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 *

我是个小学教师，小学教育界的情形，当然比他人晓得的详细些。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而论，竟可说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好现象纵不是没有，也只有二三分罢了。因此感喟频兴，思潮起落，觉得非“改弦更张”不可。这篇文章，一半算是我自己和一部分小学教师的忏悔，一半算是“改弦更张”的一个“楔子”。但愿读者“不以人废言”，将篇中所说，审察一番，便是作者无上荣幸了！

一棵花，一棵草，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，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完具了。但是那些种子竟不能发芽；便发了芽，竟有苗而不秀，华而不实的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得到先天的遗传，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，遭逢的环境，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，是一种原因；那从事栽培的种植家，不知植物的可能性，横加摧残，是又一种原因。良好的种植家，栽培他的植物，虽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，却能渐渐改良那不良的遗传性和环境。不良的种植家，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，反而阻遏可能性；那么植物就糟了。如今把植物比喻小学生，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。栽培小学生，有效没有效，只有他负责任。

如今小学教师的缺点，就在欠缺修养功夫。无论什么事业，我们去做时，必先把这项事业的价值理解明白。既经理解，我们

* 原载1919年4月1日《新潮》第1卷第4号，署名叶绍钧。

确信这项事业是高尚、神圣的，便一举一动，都和它的精神相符合，这便是成功的基础，便是修养。小学教育的价值是怎样呢？这个问题，已经过几许学问家的讨论，答案很不一致。若叫我也下个不完全的答案，如今还没有这样能耐。但我常自问：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，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，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到怎样地步呢？我便想若是单叫他们摹仿古人的行径，记忆古人的思想，那么有记载前言往行的‘陈编’在那里，识些字懂些讲解，便完事了。要什么小学教育？若是单叫他们学得一技一艺，得以养家活口，那么各项商工业也有招收学徒的办法，否则也只消办些‘艺徒学校’、‘商业学校’好了。要什么小学教育？原来人之所以可贵，并不在他既已为人，仍在他将进而为更高尚的人。这一人所作所为，果是在进化历程里头，便算是个有价值的人。那么那真实明确的人生观，当然是各个人必要的东西。可是这真实明确的人生观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认识到的；又决不能东寻西找，白耗许多光阴，到了下半世，方才认证的。须得在幼年的时候，认定个方向，自己纵没什么人生观的名词存在脑际，却走一步，进一步，自然而然，不走到岔子上去，才能越进越真切，不白做了一世的人。这幼年的时候，不就是做小学生的时候么？替小学生定个方向，使他们对准了它，充分发展他们的可能性，不就是小学教育的力量么？所以我们可以说：小学教育的价值，就在打定一辈小学生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。我上文曾说过，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，如今要使小学生有一种真实明确的人生观，要用种种方法去陶冶他们，自己就不可不先有一种真实明确的人生观。如今的小学教师，对于人生问题是怎样呢？我并不是武断，竟可说十之七八，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。原来处世立身，定个见解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均得称为人生观。然

而“道其所道，非我所谓道”，要求切合人生所谓“真实明确”的，他们便茫乎未闻了。中国各界男女大抵如此。自己的方向还没有定，却要引导他人；事业的价值还没有理解，却要做这项事业，陶冶他人，这岂是可能的事？若是不可能，却“虚有其表”，悬个“为人先导”的招牌，岂不是个“假面具”玩意儿么？这就是小学教育没有好现象的根本原因——教师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，没有修养功夫。

如今一般小学教师，树的是怎样的人生观？原来我们中国凡是称为“读书明理”的人，从遗传上环境上竟带几分学究气息。他们的人生观，说什么“继承道统”“宣扬圣道”……这些话头，果然是真实明确，切合人生的，自当称赞他们窥见真际，也不必可怜他们辱没自己的个性了。但是他们所说的“道统”“圣道”都是“玄之又玄”，找不出真际来！在他们意见：这本是人间一种特别神圣的事业，超出人生普通行为之上；并且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业，就因为单单“可以神遇”的缘故。他们方且庆幸自己的人生观超出普通行为；“玄之又玄”不可捉摸。究其实际，他们这些话只配在他们“摇头”“摇笔”的时候应用。若说切合普通行为的人生观，简直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，一些也没有。如今做小学教师的，虽不能说即是这一辈学究，然而沾些气味，带些色彩，大概不免。他们抱定了他们的“笼统”“玄妙”“不切人生”的人生观，去陶冶小学生；于是说“欲为圣贤，便为圣贤，欲为豪杰，便为豪杰，惟在立志而已”。圣贤豪杰是怎样构成的名词？这个“志”又怎样立法？他们就不去研究了。他们又把道德上的“玄名”来作训育的材料，什么“诚、敬、恭、俭”……许多名词说了一连串，便算是“吾尽我心”了。他们不晓得这些名词，不过是从各种行为赅括出来的一种“玄名”。他们也不想用怎样的方法，才能使

学生种种行为，配得上这等“玄名”。他们既“循名遗实”、“倒果为因”，所以教育自教育，学生自学生，教育和学生生不出什么关系来，自然难得到好结果了。

学究气味的小学教师，总病根既在他们的“笼统”、“玄妙”、“不切人生”的人生观，若是要洗刷一新，认到正路，非去掉旧的，把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做个替代品不可。可是要寻到这替代品，不比他们从前那样容易，摇摇头，摇摇笔，就可完事。人生世间，占个怎样地位？人的知能，是怎样的性质？种种社会，是怎样的情状？人处社会之中，应当怎样？这等问题都要切切实实，作个答案。要能作这等答案，又先要把关于这等问题的科学，象生物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、论理学、哲学……下一番切切实实的研究功夫；每科里头得到个切合现代人生的概念。把这等概念并合起来，寻出个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道理，才立定那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。试问现在的小学教师，对于这等科学抱的是什麼态度？莫名其妙”、“未尝识荆”的是一类；略一涉猎，嗤为无用的是又一类；晓得科学的重要，处了“教人”的地位，还肯在那里“孜孜不倦”研究的，实在是“寥若晨星”了。我又尝想：学究气味的小学教师，他们习染已深，根性难改，也不必加以责备。若是那受到完全教育的师范生，他们对于上文所称的科学，都是研究过的；他们的人生观，总比那学究气味的人有些不同。然而考查他们的实际，竟和我的想头大不相同。他们在学校里，看那伦理、心理……等学科，最是个无味的东西。一上这些课，头便胀了。不过为了分数关系，就不得不勉强敷衍一下。毕了业，做了教师，这等无味的东西，快快把它撵出脑海还来不及，谁肯费尽心思，无情无趣的去讨论！那学究气味的人生观，是不消明划的方法，精确的研究，就可笼笼统统，

供给“摇头”、“摇笔”的应用的。他们欢喜它“容易”、“普通”就舍彼就此，自然而然加入了学究队里。咳！他们看学术做无用之物，不是表示真理是不必需的么？真理既是不必需，做的事业还有什么价值！

小学教师欠缺了修养功夫，教育事业就根本上受了病，一切设施，大概是差误的！便是不差误，也只会枝枝节节做去，决不能做到根本上头。我这句话只须随便想些实事，都可以证明。小学教师既没有切合人生的人生观，对于教育，就没有确定的主义。但是身为教师，不可不有一种主义做个幌子。于是人家主张的主义，只要是“能行的”、“有势力的”，便“亦步亦趋”的主张。人家说军国民教育是强国的根本，便叫学生唱《从军乐》，练习“野战”。人家说职业教育是富国的基础，便叫学生织草鞋，编竹席。这些主义，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？是完全的还是偏一的？究竟哪一种是应当主张的？他们却不肯从学术上、自己理性上，下个断语了——大概他们不能够。最妙的熔各种主义为一炉，凡世人所主张的，应有尽有，不管它是“水乳”还是“矛盾”。其实牵强附会，舍己从人，简直是没有主义罢了。并且人家主张的主义，尽有迎合社会，迁就现状的；他们对于社会现状，但求相容，所以没有矫正社会改进现状的趋向。教育和社会本当互相适应的，脱离社会，教育便没根据，然而所谓“适应”，贵在“顺进化之理，预备应付将来”。若以现状为已足，无论何人，只消和现状相应，那么教育便是部印书机，还有什么价值！那盲从“印书机”的教育主义的，便是走入了迷途。再者，人家抱了一种主义，用种种手段去贯彻它，才有许多设施。许多设施的精神，并不在设施的本身，还在它那主义。若是不晓得精神所在，单把许多设施，“邯郸学步”起来，那么枝枝节节，只觉许多支离寡味的

事情在那里厮混，这差不多是“优孟衣冠”，可以断定他“劳而无功”。

凡是自己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人，他对于他人的情性和希望，也是模模糊糊，弄不明白。小学教师没有明确的主义，大半由于不明白学生现在的情性和将来的希望。学生的可能性是怎样？学生所要求于学校是怎样？学生将来最好要做到怎样的人？他们都答不上来。于是一切设施，但从自己模糊的偏见上，寻那最容易最不用思想的去做，对于训练、管理，取个唯一的方法，叫做“严格”。六七岁的小孩子，便须“规行矩步”，不许他有活动的态度。小孩子情性最是活动不过的，勉强拘束了，就不免有“熬不住”的时候，依旧活动起来。到了那时，教师“如临大敌”，仿佛官吏对待乱民一般，必要用方法压服了他们，自己才神恬心安。除了这“如临大敌”的时候，除了上课的时候，教师和学生就没有接触的机会。从这个现象上，就可见他们所主张的是：教师是训斥学生的，因为学生好捣乱，具恶根性的缘故。其实这个主张，也说不到什么“管理训练”，不过戕贼学生的可能性，使它日渐消灭罢了。这个主张的反面，更有个最容易最不用思想的做法，就是“放任”。这放任主义，若是作“顺了天性，导引他们接近那切合人生的人生观”见解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可惜他们接近那上半句还没有完全！小学生许多行为，确有染了那恶俗的，决不能说是天性。然而抱放任主义的教师，一律放任，不去想个办法，谋个补救。大家说：要改良社会，首在教育；教育里头，尤在那最普及的小学教育。如今小学生染了社会的恶俗，教师还没有能力替他们洗刷，却要想把教育改良社会，不是个梦想么？我想做教师的，果是要收到训练的效果，应当从生物学、心理学……上做个起点，把儿童情性详细研究一番。然后顺了他们的天

性，本着自己认识到的人生观的方法，指导他们也上那正当的轨道。这其间怎样指导，怎样纠正，都不过是满足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。种种现象到我跟前，万有不同，我只须抱定了根本大法——打定一辈小学生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基础——随机应付；万不可拟定一种方法，成见牢固，便去应付万变。况且学生所处的地位并不是“被治者”所以连“宽猛相济”的“治道”都用不着，说什么“严格”！说什么“放任”！

书籍的作用，简单说来，只是古人思想行为的符号。古人的思想行为，已到了什么地步，我们后人晓得他是不差的，根据了他，再向前进步，就省得重走那古人已经走过的路，倘若晓得他是差的，就改个方向，省得跟古人同入迷津。要晓得古人的思想行为是怎样，不可不去寻那古人思想行为的符号——就是读书。学校教育要叫学生读书，便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最要注意一层：读书这事是要学生晓得“已往”“预备”“未来”。一辈没有切合人生的人生观的教师，对于书籍的作用不很领会，只晓得自己是读过书的，人家也读过书的，大概读书是人生一件特别的事情，便也叫学生读书。至于读书和人生怎样可以生出关系？把书怎样读法，才可引导学生预备“未来”？他们就不问问了。他们最勤恳的功夫便是参考古典，罗列考据，做教科书的“注释家”。教科书里的材料是不是“切合人生”？做预备“未来”必要的东西？脱离了教科书，是不是别无教授的材料？他们决不敢有这等疑问。我想受到这样教授的学生，若是他不很用心，还是他的造化；如其完全容受，无不记忆，那么就吃亏不浅了。怎样讲呢？读书专事记，没有研究的方法，没有实验的机会，那就“不切人生”，丝毫没有用；然而记忆、讲解、背诵，一件件做去，都很要几许精神，占几许时间。一个人幼年的精神时间何等可贵，无端被教师引导，

用到“死读书”方面去，就同抛向汪洋大海一样。这是吃亏的第一层。幼年吃了亏，走了错路，便是将来容易改换方向，弥补憾，已耗费了许多精神和时间；若是不耗费，把来用在正当方面，将来的成功上，定能增加许多度数。何况习惯既成，根性难移，幼年所做功夫，统而言之，既可把“盲从”二字赅括它，那“喜明辨”、“爱真理”的可能性，便渐渐的渐灭无余。将来处理人生行为，就脱不了“做他人的奴隶”、“随波逐流”……种种胡闹。到了那时，受旁人的批评，说什么“没有个性”，“不晓得人之所以为人”，就是旁人的现成话。然而究竟是谁的过错呢？这是吃亏的第二层。上面说的，是那完全领受教训的学生，其余许多学生，对于这样教授又怎样呢？他们想：“我们睁开眼来，看见自然界的现象，最是好玩不过。我们走到各处，看见种种人为的事业，最是奇妙有趣。但是我们要读书，这是什么趣味！拘束了我们的身体，耽搁了我们东寻西找的功夫，什么课，什么课，上个不了，不知为的什么？不读书难道就不能做人！”我想那些学生这样想，实在也难怪。儿童的天性本来是“重事实”、“肯做”的。凡是合于他们天性的，就欢喜晓得它，学会它。不合他们天性的，那就不高兴了。学校教育要定出各种科目，叫学生学习，只因为要确定他们切合人生的人生观。那么应当就他们耳闻目见的种种事实，把研究的方法，推阐的途径，一一指导他们。这种事实，从教授上的便利分析开来，便有对于身体，对于修养，对于知识种种科目。统贯起来，许多科目只有一条线索。学生学习的时候，觉得样样是事实，样样有趣，样样做得到，便分外的勤奋。这时候他们更觉得很有用得着书籍的地方，便去读书。从此可见教师教各种科目，教各种书，并不是教了就完结的；需要从教育的价值上做出发点，适应着学生的天性，拣那学生所需要的指导他们。

日常教的，虽是某科某书，然而心思力量，总集注这出发点上；所有设施，方才立定根基，没‘茫无目的’的弊端。又因学生要预备“未来”，当然不能单把“成法”“结果”来施教，须知“成法”“结果”是有限的，将来的人生事实是只顾进步，没有穷尽的；所以最要紧是练成他们“处置未来，进而为更高尚的人的自动能力”。但是如今的小学教师，只顾教书的，竟占了大部分；学生需要与否，容受与否，都不去管它。进一步的，很是热心，他把已往的成法，科学的成果，明明白白，凡是自己所懂的，一一教给学生，而且确无谬误，很有手段；学生自己不必费什么心力，只须记忆教师的教授，便受得“衣钵”了。其实这两种教法，都算不得学校教育，只可称为“学科杂货店”，学生到校里来，充其量不过买懂些学科的皮毛罢了。——还说不到“货真价实”——惟其如此，学科便各各独立，没有共同的出发点，没有互相关联的地方，没有适应人生事实的应用法；教历史的原因，就因为它是历史；教算术的原因，就因为它是算术……我曾听见一个商人批评学校教育，说“学校里头科目太多，徒费学生的精神，有什么用处！”这句话虽没有明白教育的新价值，然而把来批评现在学校教育大部分的情形，却也不能说他不是。

学校教师对于训练没有主义，对于教授没有根本的出发点，那么教育事业就非常“简单”。教师自身，只须“逢场作戏”，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；今天不登场，不做和尚，和教育便没有丝毫关系。换一句说，做教育事业是“适逢其会”，“偶一为之”，至于精神的侔合，本来是没有的。抱着这等态度的，对于他那事业的成功失败，便不负责任；所以对于学校里一切设施，尽管省事，尽管“无为而治”；什么校园，运动场，工作场，食堂，图书馆，博物室……种种设备，集会，耕种，工作，运动，旅行，考察……

种种事情，凡是可以使学生接触事物，努力求知求能，因而发展可能性，认识到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，一概看作无足轻重，可省则省。——这等事情，学校里不能设备周妥，经费的缺乏，固是一个大原因；然而应当多方面设法，从省俭方面得到个替代，决不能因噎废食把教育的精神抛在“亡何有之乡”。——有许多学校，居然也有这等设施。但是种种设施是死的，怎样把他利用，使学生得到一种知识能力，是要活手腕的。教师的活手腕，全来自他的修养；教师没有修养，便同没有技术的工匠，对着机械只有瞪着眼看，不晓得怎样使用。然而这辈教师决不会感“不满意”；原来他设施这等事情的初意，不过看了他人的样，用来做学校的装饰品！——连学生都是学校的装饰品！——照上所说，现在一般学校里头不是枯寂无味，象个古庙，便是五花八门，象个无意味的古董肆从“趣味”、“生气”方面去评判他，总得个否定答案，就因为他“简单”——现象简单或趣味简单。这样简单的学校，仿佛是天地间一个特别境界；家庭社会，都没有这样简单。学生的产生地是家庭，而学校和家庭不同。学生将来的发展地是社会，而学校和社会又不同。然而学生偏偏要进这学校，进这特别境界，消磨上许多岁月；待到出校，依然故我，仍旧没得到处家庭处社会较善的方法，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？学生进了这样学校，会觉得没趣，便把学校里教授的抛在一旁，心思气力都注到学校以外的事实上去；那么社会弱点，就不免“乘机而入”。这是一个弊端：学生进学校，本想预备“未来”，如今学校和家庭社会都格不相入，学生便是努力预备，也是枉费心力。那么惰性较深的，索性看得雪亮，不去预备。然而未来的人生，决不能没有预备的，如今既把可以预备的时间胡乱送掉，将来的一生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这又是一个弊端。

小学教师不明了教育的真价值，又容易流入“偏重形式”的弊端。他不晓得学生的情性是怎样，便当学生是件机械。他又不晓得学生要求于学校的是什麼，便叫学生迁就学校，装学校的面子，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。惟其当学生是机械，不承认他们有活动的个性，所以行动作息都要一律；整日里让他们坐在教室里——或是站在操场上，使他们各站着二三尺见方的地位，更没别的活动所在：便是绝妙的管理法。教授学科，预先编了“教案”，自己怎样问，学生应当怎样答，逐句话，逐一动作，各占若干时间，一一配定。到了教他们的时候，只要把自己问的，他们答的，一一照表演毕，无不如愿，而且时间没有差错：便是无上的教授法！且以为他们练习这等机械的动作多了，一定得益不少，所以加增授课钟点，到了太阳落山方才放学：便是热心教授！又定出种种规则，什么事怎样，什么事不得怎样，都详载无遗，仿佛是部“违警律”；只求学生不犯规，自己不必喊他们来训斥，便自诩为“训练得方”了。为要查学生的成绩，便注重考试，为要严学生的资格，便扣算年限，这等事实，一时也写不尽。我并不是说学生不应当进教室，下操场，习答问，守规则，应考试，满年限……但是教师单单把这些字面做题目，只会就题发挥：怎么能不说它“只有形式”呢？惟其当学生为学校而来的，所以叫学生开运动会，学艺会……叫学生作了书画文字各处投稿，又细心密字编成种种表册——管理上训练上教授上都有，却并不从这里头求个统计，或是找到什麼改进方法；只须他人看了，赞一声“表册完备”，便算得到了完全功用。我并不是说学生不应当锻炼身体，练习学艺，也不是说学校里不应当编造表册，做“证往知来”的凭据，但是设施的集注点不同，精神就完全失却：怎么能不说“专务形式”呢？

我把现今小学教育大部分的情形，差不多都说到了。照我所说的情形，观察起来，少不得要联想到“非改弦更张不可”。现在有许多人，也受了和我同样的感触，觉得小学教育若是因循下去，必将“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”。于是“教育者须修养”、“立教育基础于人生观”、“人格教育”……种种主张，很有许多报纸杂志在那里鼓吹。这不是很可喜的现象么？可惜做这些文字的不是教师！不是小学教师！吾想旁观的言论，纵是清切详明，也决没有强人必从的势力。或者谓能使人从了，然而人家能不能觉悟到自己的“不是”，把它根本抛弃，然后努力研求，自己寻到个“是”的趋向，还是个说不定。原来教育事业是教师做的，教师不专等旁人来“觉”我，就靠自己“自觉”。那“自觉”和“外铄”在旁人看似无别，而自己的实际上、精神上，却大异其趣。凡是人生一切，从“外铄”得来的，虽言表明理，行合正谊，不过是“傀儡登场”；若从“自觉”得来的，便灵心澈悟，即知即行。我是个小学教师，所以我要“自觉”！我又希望小学教育收到真实功效，所以我要请许多小学教师一齐“自觉”！

1919年2月27日

《中国体育史》*序

学术之进步，恒由于批评之目光。罗举众异，彼此互衡，或此是而彼非焉，或此是什四而彼是什六焉。及一一如量显露，罔或隐匿，于是取此之是而舍彼之非，或合此之什四是与彼之什六是而汰其余。于是此种学术从而增一进程。批评为进步之先导，固信而有征矣。而罗举众异，衡其得失者，学术史之事也。

吾人读学术史，厥益二端，可得而言。一、凡事实之存在，必有空间时间之关系，欲知流衍递演之因，不可不察肇端致变之迹；否则源之未溯，遑云濬流？而学术史固源流详备之流系图也。二、吾人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庄生所叹，固属不可免之缺憾；而未尝不期望于此有涯之生，较近于知之涯岸。果得一旦舍舟，则欣慰自是无量。即涯岸在望，不可遽登，亦差足自慰。然则精力之用，可不节乎？古人夙曾致力而遭失败者，吾人则视为前车，不复假途；古人成功，已臻某点，吾人则自此发足，奋勉前驶，以期达夫涯岸，此善节精力之道也。学术史之为助于吾人，正在此矣。

吾国体育，尚未达于合理及普遍之时期，然简册所载，有关体育之事实至伙，绍虞且汇而录之，撰为《中国体育史》矣。吾

* 《中国体育史》，郭希汾（绍虞）著，商务印书馆1919年11月初版。

人读此书，可以覩吾国古昔之体育含有若何意义：古今递嬗，其间若何因缘；至今生民孱弱，于体育若何关系。此数问既获答案，则吾国民族性亦思过半矣。更由此而究何者宜存，何者当废，何者需修正，何者俟补缀，一准科学之理，罔存拘墟之见，则散漫无归之体育事实，宁不可为系统完具之实用科学乎？踵此而顺民族之性，施练身之教，以无逆本性，斯习为故常。然则体育收普遍之效，未始不可以此书植其础焉。

1919 年 4 月 24 日作

小学教育的改造 *

以前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？——我们不希望有个笼统的答复。象“教育儿童”，于是我们留心观察以前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，看他们持的什么见解。我这里所说的“以前”，是中国自有学校以至今日。中国教育界的全状况，我不能知道，我所常接触的，只不过百数十位小学教师和数十个小学校。然而我从所谓视察报告、参观笔记里头留心观察，也可说知道了十之五六。且看这十之五六的小学教育事业，立在哪一种任务的观念上面？不能说包括，然而多数的是是非非，是当是不当，就有注意和评论的价值。

一般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，以为儿童所需求于学校的，是取得前人的知识和克制的德行。他们又以为知识是可以授与的，德行是可以勉强修炼的。所以小学教育的任务，就是把知识授与儿童，还勉强着儿童修炼德行。授与知识的方法，便是诵习古人思想行为的忆录。诵习纯熟，疏解明白，便算得到知识的本体了。修炼德行的方法，是使儿童将平时的习惯嗜好，一概抛弃，另过一种虚玄、抽象、一言一动都须顾虑的生活。这种生活，能够耐得下，过得惯，便算是有德行了。对于古人的记录，能悉数容受，对于特殊的生活，能身体力行的，便是最有成绩，最有操

* 原载1919年11月4日《新潮》第2卷第4期，署名叶绍钧。

行的学生。那么，传授记录最明白，督促诵习最勤恳，责备儿童这特殊的生活最谨严的，当然是最谨严的教师了。

他们这个观念，以为是一定不错的。这等方法，又是万世不变，四海皆准的。除了这个任务，小学教育就没有别的担负了。有时儿童对于知识竟不能容受，对于特殊生活竟不能成为习惯，他们便非常恼怒，以为自己对于学生可谓倾诚竭力，无可更加了，而学生竟不谅苦衷，承教之后丝毫不生影响，这不是学生的罪过么？于是加以训斥，幽闭，留级，甚而至于开除，种种惩罚。惩罚之后，若是这等儿童仍旧在那里受教育，教师还是个尽管授与知识，尽管勉强着儿童修练德行。

这等情形，仿佛学校是个模型，儿童是一种物质，玻璃厂里做瓶的模型，一定要将玻璃物质分装进去，才能成器。若将泥土装进去，不能够成玻璃瓶，厂里就不要了。学校对于儿童也是如此。你若是个不中式的儿童，学校就认为不能成器的，非将你的质地改造，便不合制造之用，定必将你剔出！

小学教育，立在上述的任务的观念上面，看得到什么结果？我碰到许多入过小学的儿童，觉得他们并没从受教育上得到什么幸福。其中也在学得真不差的，然而不能说普遍，就不能是小学教育的效果。更从社会主体观察，也没有从小学教育上得到什么进步。倘使一般儿童都不进学校，个人和社会也不过如此。这并非过激之词，试看许多受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杂糅在一起，若将零碎知识做单位，或可分别出谁曾受教育，谁不曾受教育；若从真的知识做观察的起点，恐怕就难区分了。

以前的小学教育没有效果，一定是任务的观念有不合之处了。何以致此不合？因为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，看得人生太简单太机械了。他们以为人生种种行为，只不过是各相关的表现；

将此各不相关的种种逐一学会，便是人生的真义。他们根据了这个观念去教学生，于是把德目、科目列举出来，向学生讲明这是怎样的意义，这当怎样去修练，有时候还真个引导学生去学习。讲到教师的职务，便分别出训练、教授、管理三大事项来。哪一事属于哪一项的，划分的非常清楚，似乎其间也全不相关。我们要知道这种设想是否谬误？只消看我们生活的实际，是不是和它相应，就可以得到答案了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未做之先总有一种需求——目的。以为非这样做去，目的不达，便非常感到缺憾。惟有径行做去，觉得目的渐近，兴趣自来；越做越有兴趣，到临了便是成功。在这个时期里，几曾想到这样做去才合得上德目所称的“勤”和“毅”？几曾想到为要有“勤”和“毅”的德才这样做？德目对于儿童，是绝对不生兴趣的。成人成见牢固，思想里笃古尊圣的偶像不能自破，才会对德目发生病态的兴趣，而为种种的牺牲。教师把儿童和拘束的成人一样看待，彼此相例，可谓“拟不于论”了。训练、教授、管理，三事划分，从儿童发展的顺序上观察，也觉得不切自然。何以呢？教师预存着划分的观念，于是教授的时候，只自忖着，我此刻的职务全在知识的授与，此外养成良习、陶冶性情的事，都非所问。逢到训练的时候，又自忖着，我此刻的职务全在诏告善言，勉去恶德，此外事物的经验、技术的修练，悉非所及。这样做去，前者何异贩卖的贾客，后者何异教堂的牧师？至于管理，计划事物的设备，稽核学生的功过，倘使失去了本旨，便象商家的会计，市上的警察了。教师既如此，儿童的感觉是怎样？他们觉得一件件的零碎知识，硬要他们了解着，记忆着，练习着；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现在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不发生兴趣。不过教师既谆谆督责，从旁迫着，就不得不了解，记忆，练习。临了去考察他们所习，还是个不真了解，